

“我们都是香菱？”

——网络评论中经典接受的身份建构与媒介机制研究

谢彦彦

(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 探讨网络受众对《红楼梦》香菱形象的解读机制, 有利于揭示经典文本在数字语境下的意义生产规律。从接受美学与历史记忆等角度出发, 通过对 730 条网络评论的编码分析, 研究发现香菱形象的网络解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网络受众通过谐音隐喻与历史附会, 将香菱符号化为明清易代的创伤象征, 呈现了“个体共情—文化认同—历史创伤认同—行动呼吁”的递进式身份建构路径。第二, 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重塑了经典文本“召唤结构”的填充方式, 使“创造性接受”面临“封闭性误读”的风险。网络媒介参与经典意义生产的新机制由此得以揭示, 接受美学理论在数字语境下的拓展获得了案例支撑。

关键词: 《红楼梦》; 香菱; 网络评论; 接受美学; 历史记忆

一、引言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便引发了绵延不绝的解读热潮。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 《红楼梦》评论空间不断拓展, 这既是其当代传播活力的体现, 也是接受美学持续发展的反映。2025 年 11 月, “洪清假说”在网络引发热议, 舆论焦点迅速聚集到索隐派“明清易代、吊明悼亡”的相关解读上, “香菱=乡邻”“香菱变丘陵”“原来我们都是香菱”等谐音隐喻解读成为舆论中心。学者温庆新指出, 舆论波动会导致阅读意义的变化, 进而影响阅读意义生产的过程^[1]。文本留给读者想象的“空白”, 正被新媒介机制加速、筛选并固化为“仅通过用户间的点赞、评论形成共识”的“用户意识形态”^[2]。这意味着, 数字时代背景下的经典文本已不只是单个读者的审美活动, 更受到算法推送、圈层传播等网络媒介机制的深度介入。

而这种以谐音索隐解读方式将文学人物坐实为政治历史隐喻的解读路径, 自胡适以来已历经长期学术清理, 对其文献学层面的批驳已相当充分。本研究更关注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新问题, 即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让某一

作者简介: 谢彦彦, 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 无

种解读获得了远超其他解读的曝光机会，使本该多元并存的阐释空间被收窄为单一“共识”。本研究无意重复对索隐式解读的文献学批驳，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样本，借此梳理网络媒介如何参与经典文本的阐释生态——当算法筛选出的单一声音取代了阐释的多元性，经典文本的当代接受会面临怎样的风险。

本研究以接受美学理论与历史记忆理论搭建分析框架，运用 Octoparse 大数据爬虫技术定向采集“红楼梦香菱”“华夏 香菱”“我们都是香菱”等关键词评论文本，清洗后获得有效评论 730 条，使用 Nvivo15 进行词频、主题、情感与身份建构编码分析。研究试图回应“我们都是香菱？”这一疑问，揭示了公众解读香菱形象的逻辑及其与历史记忆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网络经典接受中创造性与伦理边界之间的张力，为经典文学的当代传播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已超越单纯的文本阅读，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网络文化建构。伴随数字媒介与算法逻辑的介入，经典文本中的边缘角色在网络舆论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政治隐喻。为了系统梳理“接受美学”、“网络红学传播”以及“历史记忆与创伤理论”在经典文学阐释中的交叉应用现状。通过厘清既有学术成果，本文旨在探寻网络媒介机制如何改写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而剖析非中心人物在当代数字语境下的意义重构。

接受美学理论自姚斯（Hans Robert Jauss）与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读者中心”“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核心概念以来^{[3][4]}，已被广泛应用于数字时代受众解读行为的研究。彭新宇等人发现，部分微短剧出现观众与作品“审美距离”的失衡^[5]。与此同时，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也得到进一步关注，单小曦指出用户已演变为与作者平权的“共创者”，推动了文艺生产权力结构的重构^[6]；关志英等人以电影为例，说明观众评议如何反向塑造文本的意义体系^[7]。此外，魏西笑将这一理论延伸至技术赋能领域，认为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价值恰恰来源于规则之外的“审美距离”^[8]。国外相关研究虽较少直接聚焦“网络文化”，但已延伸至数字互动设计领域，如 Lee, Sungjoon 指出“不确定性”与“参与体验”是理解用户与数字作品互动的关键维度^[9]，拓展了接受美学在数字语境中的解释力。

《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研究已形成庞大学术体系。早期研究多聚焦文本批评与传统媒介接受^[10]；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学者关注网络化与国际化等传播对受众的影响^{[11][12]}，并进一步聚焦“网络红学”现象，如李丹丹对“图文

+视媒+声媒”三维立体传播网络的考察^[13]，金洁与张祖瑞对景区线上线下协同传播红楼文化的分析^[14]。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学界正从静态文本分析转向动态的、参与式的传播网络研究。

历史记忆与创伤理论的交叉研究方面，国内研究经历了从译介到本土化探索的过程，张婧磊系统考察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15]，王霞进一步梳理了西方创伤理论从病理学到文化批判的发展脉络^[16]；^[15]国际学界则持续关注创伤的再现伦理、记忆的叙事化与代际传递等议题^[17]，相关讨论也为接受美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参照。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空白。其一，接受美学的网络应用研究多聚焦新媒体领域，对经典文学的网络舆情关注不足，更鲜少追问算法推送、圈层传播等网络媒介机制本身如何参与、改写“召唤结构”被读者填充的过程；其二，历史记忆与创伤理论的文学阐释多以现代创伤个案为对象，鲜少前置至古代文学经典，也未能回应网络舆论中经典人物被赋予历史政治隐喻这一特殊现象。同时，《红楼梦》网络传播研究多聚焦中心人物，对边缘人物缺乏细分解读，也鲜少勾连读者的历史记忆动机。本文聚焦香菱这一非中心人物的谐音隐喻解读现象，融合接受美学与历史记忆理论，试图弥补上述空白，同时回应网络媒介机制对经典阐释生态的重塑。

三、理论基础

（一）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理论实现了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范式转移，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有赖于读者的阅读活动得以实现^[18]。“期待视野”指读者阅读前由文学经验、生活经验与审美趣味构成的先在结构^[19]，它决定了读者理解作品的方式与焦点；“召唤结构”则指文本中的“空白”与“未定点”邀请读者运用经验与想象加以填补，从而完成意义生成^[20]。香菱这一角色——其名字的谐音可能性、相对边缘化的叙事地位、悲剧命运的象“召唤结构”则指文本中的“空白”与“未定点”邀请读者运用经验与想象加以填补，从而完成意义生成。征性，则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在网络读者特定“期待视野”的驱动下，这些空白被定向地、创造性地填充为具体的历史政治隐喻。

值得注意的是，姚斯与伊瑟尔所构想的“召唤结构”填充过程，预设的填充主体是孤立的个体读者，其阐释结果也以个体的、多元并存的方式存在。然而在网络语境下，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为这一过程引入了经典理论尚未涵盖的结构性变量，即文本空白的填充不再止步于个体阐释，而是经由社交平

台的算法分发被反复推送给具有相似“期待视野”的用户群体，并在圈层内部被重复、强化，最终从“一种可能的阐释”固化为“群体共识”。这意味着，理解“召唤结构”在网络时代如何被填充，不能只考察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还必须将媒介机制本身纳入分析框架——这正是本文区别于既有接受美学网络应用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历史记忆理论

历史记忆理论关注的不是“历史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如何记忆、叙述和利用过去”。关于过去的记忆并非对史实的被动存储，而是在当下被不断选择、建构、重塑的主动过程，其核心功能在于服务当下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整合^[21]。文学经典作为高度象征性、传播力强的叙事文本，是建构和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在“我们都是香菱”的讨论中，《红楼梦》被读者群体征用为承载历史记忆的容器。香菱的个人悲剧被抽离出具体文学语境，被赋予表述与凝聚“文明更迭、族群创伤”集体记忆的宏大象征意义。但这并非严格的历史考证，而是一种基于当下情感需求与身份认同的记忆性实践。

接受美学理论解释了网络读者如何以特定的前理解去激活并填充文本，历史记忆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文本解读行为如何超越单纯的文学欣赏，转而成为建构集体记忆、确认群体身份的文化实践。二者结合，为本研究分析网络评论中经典接受与身份建构的复杂美学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围绕“我们都是香菱”现象，聚焦四个核心问题：（1）网络舆论场中以香菱为载体的经典意义再生产呈现何种特征；（2）网络受众解读香菱形象的核心路径与逻辑是什么；（3）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如何参与并改写这一解读路径的生成与扩散过程；（4）这一过程对经典文本阐释空间的多元性意味着怎样的风险。

研究以“红楼梦香菱”“华夏 香菱”“我们都是香菱”为核心检索词，运用 Octoparse 爬虫技术，定向采集微博、知乎、B 站、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及红学垂直社群的评论文本，记录评论原文、发布时间与互动量等信息。经去重、过滤无效信息与格式标准化处理，最终获得有效评论 730 条，构成核心分析样本。

数据分析采用混合方法，借助 Nvivo15 实现深度挖掘：（1）词频分析，识别高频核心词汇，锁定“谐音隐喻”作为核心解读路径的实证依据；（2）主题编码，采用开放性编码与主轴编码相结合的方式，提炼出“人物命运的情感共情（T1）”“文学文本的符号解读（T2）”“历史/政治的隐喻附会（T3）”“现

实议题的文本投射 (T4)”四类主题；(3) 情感分析，结合 Nvivo15 情感识别与人工编码校验，划分为“悲伤/痛惜 (E1)”“愤怒/谴责 (E2)”“觉醒/领悟 (E3)”“温暖/感动 (E4)”“中立/分析 (E5)”五类；(4) 身份建构分析，基于评论中“我们”的主体指向，提炼出“个体共鸣 (I1)”“文化共同体认同 (I2)”“历史创伤共同体认同 (I3)”“行动呼吁 (I4)”四类模式。

五、网络评论中香菱形象的解读实证分析

(一) 文本解读路径：谐音隐喻与历史记忆的勾连

数据显示，网络读者对香菱形象的解读并非传统文学评论中对人物性格、命运或文学价值的探讨，而呈现出高度符号化、隐喻化的倾向，其最高频的解读路径是通过“谐音”这一语言学手段，将“香菱”与特定历史指涉、集体身份认同进行关联。四类主题占比与典型例证。（见表 1）

表 1：评论主题编码与典型例证

主题维度	占比	核心内容	典型例证
T1—人物命运的情感共情	19.8%	围绕香菱“大家闺秀被拐为奴”的悲剧身世展开共情，兼及其乐观品性	“本来是大小姐却给别人为奴为婢”“被拐时很小……性格乐观，苦中作乐”
T2—文学文本的符号解读	53.3%	拆解人物姓名隐喻、叙事手法，属常规文本分析范畴	“秋菱（丘陵）”“英莲谐音应怜”
T3—历史/政治的隐喻附会	9.5%	将香菱与明清易代绑定，视其为“大明子民”象征，脱离文本本身	“香菱是大明子民命运的总化身……终究被蹂躏虐待致死”
T4—现实议题的文本投射	32.9%	延伸至当下文化、教育议题，亦含对过度解读的反思声音	“为什么要这么过度解读红楼梦，太奇怪了”

整体而言，这些解读既包含基于原作的合理解读，也夹杂着现实情绪驱动的过度阐释。这一分布鲜明体现了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对文本意义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当网络社群中弥漫着对特定历史议题的关注热情时，其“期待视野”便预先设定了一个寻找历史隐喻的解读框架，文本“召唤结构”中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空白点——例如一个次要人物为何取名“香菱”——便被读者的历史想象所填充和具体化。谐音由此成为一座桥梁，一端连着文本符号，另一端连着读者集体心理中的历史情感记忆，使香菱的形象从一个命运悲惨的薄命女子，升华为承载集体历史命运的象征符号。

(二) 情感倾向分析：理性主导下的共情、悲愤与自嘲

围绕“我们都是香菱”的讨论，情感基调以“共情”为锚点，混合了悲悯、悲愤乃至自嘲的表达，整体呈现“理性主导、情感辅助”的特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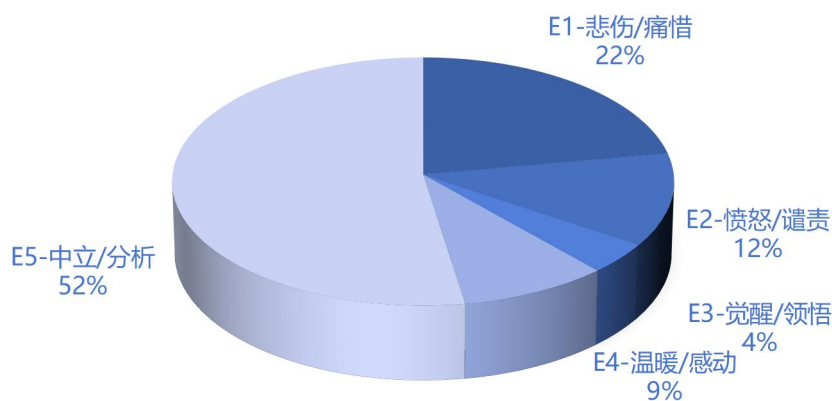


图 1：网络评论情感分析占比图

E5-中立/分析占比过半，说明多数受众偏向理性探讨人物性格、悲剧成因或文本叙事功能；E1-悲伤/痛惜次之，印证香菱的悲剧命运是触达受众的核心情感基础；E2-愤怒/谴责与 E4-温暖/感动构成情感的两极延伸，前者指向对悲剧制造者及“历史遮蔽”的批判，后者指向对悲剧中精神联结的慰藉；E3-觉醒/领悟占比最小，说明通过隐喻解读获得“认知觉醒”是相对小众的路径。例如，部分评论以“原来我们都是香菱”表达将自身境遇与香菱命运类比后的认同感，借《红楼梦》判词感叹其身世；也有评论直接质疑“为什么要这么过度解读”，呈现出群体内部并非完全同质化的反思声音。

这些情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一个递进层级，即悲伤是基础，愤怒是悲伤的延伸，觉醒是认知深化的结果，温暖是悲剧的缓冲，中立分析则是情绪后的理性沉淀。

(三) 身份建构动机：“我们”是谁的追问与确认

“我们都是香菱”这一陈述句，不仅是对香菱角色的解读，更指向对“我们”这一主体的建构。实证分析揭示，解读香菱形象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身份的建构。

表 2：身份建构编码与典型例证

身份建构模式	占比	核心内容	典型例证
I1-个体共鸣	82.3%	通过香菱个体命运建立情感代入，是身份联结的最普遍	“红楼梦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香菱……以她的好学，才情不会在宝黛之下”

身份建构模式	占比	核心内容	典型例证
		起点	
I2—文化共同体认同	2.8%	通过文化符号将香菱与自身文化群体绑定	“眉心一点红不就是我们汉人喜欢给孩子点的么”
I3—历史创伤共同体认同	11.9%	将香菱个体悲剧升华为族群历史创伤的符号	“每个汉族人都是香菱”
I4—行动呼吁	1.6%	将身份认同转化为现实诉求，含警惕极化言论的声音	“现在别有用心的人把满遗和满族故意捆绑……注意识别”

从表 2 可知，I1-个体共鸣以绝对占比成为核心基础，多数受众首先通过香菱的个体命运建立直接情感代入；I3-历史创伤共同体认同是次一级的延伸方向，体现部分受众将个体悲剧升华为族群历史创伤符号；I2-文化共同体认同是个体与历史之间的纽带；I4-行动呼吁占比最小，却是身份认同落地为现实行动的最终落脚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别中既有“传承华夏文明”式的呼吁，也包含对“挑拨民族矛盾”言论的警惕，反映出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自我纠偏机制。这一身份构建逻辑，体现了网络读者从香菱个体形象出发，逐步锚定文化、历史层面的群体属性，最终落实为现实行动呼吁的认知路径，让文学形象成为联结个体情感、群体记忆与现实诉求的纽带。

六、网络经典解读的生成机制与接受美学特征

（一）生成机制：从“文本空白”到“集体共鸣”的动态闭环

香菱解读热潮是文本、读者与时代语境三者深度互动的结果，可分解为四个环节。

①文本提供“召唤结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本身充满阐释空间。香菱（甄英莲）作为开篇人物，身世传奇、命运悲惨、名字具有谐音隐喻（“真应怜”），但小说对她的直接描写相对有限，内心世界构成巨大“空白”；其“从大小姐到奴婢”的跌落构成极具普遍性的“失乐园”叙事原型，易被从个体命运层面抽离至家国命运的寓言层面；“香菱”谐音“乡邻”“秋菱”谐音“丘陵”等语言开放性，则为“索隐”式解读提供了文本入口。

②读者携“期待视野”入场。当前网络读者的期待视野被多重力量塑造，全球化与民族复兴交织背景下公众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日益强烈。信息渠道多元化使官方教科书外的历史叙述广泛传播，形成某种“亟待言说”

的集体情绪，“洪清假说”等网络事件则将“索隐派”解读重新推至前台，为读者提供了一套现成的解读话语体系。

③网络媒介的催化与放大。网络空间的特质，使得上述文本与读者的互动被急剧放大和变形，也使“召唤结构”的填充过程发生了结构性改变。“香菱=乡邻”等解读高度凝练、易于传播，迅速成为网络“梗”，脱离复杂论证过程而病毒式扩散；算法推送下的圈层聚集形成“回声室效应”，使某种解读从“可能性”固化为群体内部的“共识”；用户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通过评论、转发共同参与了“香菱符号”的意义建构。简言之，文本空白的填充不再是单个读者独立完成的阐释行为，而是经由算法分发与圈层传播被批量复制、相互印证、不断强化的集体过程。这正是网络媒介机制对接受美学经典命题的重要补充。

④意义闭合与身份锚定。读者首先被香菱个体的悲剧命运打动，完成初步情感代入；继而通过谐音、索隐方法，个人悲剧被系统关联到宏大历史叙事中，完成意义升华；“我们都是香菱”这句口号最终完成关键的身份转换——它不再是“我同情她”，而是“我就是她”，个体由此将自身的文化焦虑或现实不公感，与厚重的历史创伤叙事相嫁接，获得群体归属感与道德崇高感。

（二）接受美学特征：超越审美的“意义征用”与“追求共识”

在此生成机制下，网络对香菱形象的接受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接受迥然不同的特征。

其一，从“意义阐释”到“意义征用”。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填充文本空白，但通常仍在文学语境与人性普遍范畴内；网络解读则表现出强烈的“意义征用”倾向，香菱的文本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为承载外部历史叙事的“容器”，文本细节被切割、重组以服务于一个先验的、外在于文本的结论。

其二，从“个体感悟”到“集体疗愈”。这一过程展现出“疗愈性消费”特征：个体将现实中的失落感投射到香菱的集体悲剧上，使私人情绪因获得历史维度而显得“厚重”和“正当”；“原来如此”式的评论背后是破解谜题的认知快感；在“文化传承者”的集体认同中，个体则获得了超越当下、对抗现代社会原子化孤独的精神归宿。

其三，从“追求共识”到“拥抱歧义”。尽管群体内部形成高度共识，但从宏观网络生态看，T1至T4四类解读路径常交织并存，例如“眉心一点红”既被视为习俗，也被附会为“朱”明象征，网络接受的美学魅力正在于

它公开呈现并放大了这种歧义的共生与竞争。

上述三点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网络对香菱形象的接受表面上呈现为多元解读路径的并存，但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实际上决定了哪一种解读能够获得最大曝光、被最大规模地复制和强化。换言之，文本阐释空间的“多元”更多停留在宏观网络生态的层面，而在具体的圈层内部，个体接触到的往往只是被算法筛选放大后的单一声音。这正是网络经典接受区别于传统文学接受的核心机制所在。

七、经典文本当代传播的启示与反思

（一）认知启示

“我们都是香菱”现象印证了接受美学的核心要义，即经典的生命力不在于意义的确定与完成，而在于其意义系统的开放性与可重写性。数字时代的读者拒绝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激活”经典，将《红楼梦》视为可供调用、重组的开放“意义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被激活的往往是主流阐释中长期边缘化的“次要人物”，这揭示出经典文本内部蕴含多层次的意义潜能，某些潜能因契合特定时代的集体心理而突然迸发出阐释光芒。经典的当代传播应致力于揭示这种文本内部的多元潜力，鼓励读者发现属于自己的“意义矿藏”。

（二）实践启示

这一现象对以传授“标准答案”为主的传统经典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教育目标不应是让学生背诵定论，而应培养学生与经典创造性对话的能力——既能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意义建构，又能保持对文本基本事实与逻辑的尊重。“香菱现象”也提示传播者：单向说教式传播已然失效，成功的传播在于构建开放、互动的对话生态。

然而，“香菱热”同样暴露了网络传播的潜在风险：算法推送与圈层化极易形成“信息茧房”，当某一种解读路径成为群体内唯一正确、不断自我强化的声音时，便可能走向意义的封闭与僵化，不同视角被排斥，情感认同演变为非此即彼的立场站队，甚至滋生历史虚无主义或狭隘的群体情绪——评论中“警惕挑拨”与激烈言论并存的现象，正是这种极化风险的体现。

因此，经典传播者的核心任务不应是提供终极答案，而应扮演“对话主持人”的角色：一方面促成不同解读路径间的良性对话，引入多元视角；另一方面设立基本的讨论规则，倡导在尊重文本证据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警惕将经典简化为现实情绪的直接传声筒。

（三）伦理反思

“我们都是香菱”的解读过程提出了一个比“这种解读是否合理”更尖锐的伦理问题，即当算法和圈层传播让某一种解读路径获得远超其他路径的曝光与复制机会时，谁来保证那些同样有价值、却没有被算法选中的阐释路径不被淹没？这正是网络时代经典接受所面临的新风险——风险的根源不在于读者“想象力太丰富”，而在于技术机制本身缺乏为多元阐释留出空间的机制设计。

接受美学历来强调读者的能动性，但姚斯与伊瑟尔所设想的“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预设的是众多读者各自独立完成、彼此并不知晓的多元阐释，其结果天然是分散的、多样的。算法推送和圈层传播改变的正是这一点，它让同一种解读被反复推送给相似的用户群体，使个体的阐释行为在不知不觉中被汇聚、放大为整个圈层的“共识”，而其他同样成立的解读路径——无论是更贴近文本细节的文学分析，还是对香菱悲剧的纯粹情感共情——则因为不具备同等的传播优势，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消失在多数人的视野之外。香菱作为文学形象特有的纯真、对诗词的痴迷追求、与黛玉之间超越主仆的精神联结，这些丰富而动人的细节，并非因为读者“误读”而被忽略，而是因为它们算法的传播逻辑中天然缺乏“谐音梗”那样的高扩散性，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因此，面对“香菱现象”，比起评判某一种解读“对不对”，更值得追问的是，在一个由算法决定哪些声音被听见的传播环境里，经典文本的阐释生态如何才能保留住那些传播力较弱、却同样值得被听见的声音。

八、结论

“我们都是香菱”现象生动揭示了经典接受在网络时代的动态性与参与性。读者通过谐音、隐喻等路径，将个人情感与历史记忆投射于香菱形象，完成从文学共情到身份认同的跨越。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过程并非孤立的个体阐释行为：算法推送与圈层传播深度介入了文本“召唤结构”的填充过程，使原本应由读者个体多元完成的意义生成，被批量复制、相互印证为群体内部高度一致的“共识”，从而呈现出与传统接受美学预设不同的生成逻辑。这一发现提示我们，网络媒介机制本身已成为经典接受研究不可回避的变量：当媒介机制持续强化单一解读路径、压缩阐释的多元空间时，“创造性接受”便可能滑向“封闭性误读”。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如何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中，为经典文本保留阐释的多元空间，使那些传播力较弱却同样有价值的解读路径不至于被淹没，从而推动经典在算法时代的传播中既保持活力，又不失阐释的多元与开放。

参考文献

- [1] 温庆新. 作为舆论构造: 传闻与《红楼梦》的“流言蜚语”式阅读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31 (5):205-214.
- [2][6][18] 单小曦. “写读者”“用户生产者”与新媒体文艺再生产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5 (5):33-48.
- [3] JAUSS H R.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3-43.
- [4]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25,61,99.
- [5] 彭新宇, 姜欣言, 王虎. 从“爽剧”到“好剧”: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的生产传播困境与突围路径 [J]. 中国电视, 2025 (8):74-82.
- [7] 关志英, 甄永亮. 从《你好, 李焕英》到《热辣滚烫》: 接受美学理论视域下的“作品”动态建构 [J]. 电影评介, 2024 (7):62-67. 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4.07.013.
- [8] 魏西笑. 接受美学视域下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价值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 (6):80-90.
- [9] LEE S J. Exploring Users' Perception Toward Service Quality of Webtoon Platforms Using Topic Model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J].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s Society*, 2025, 26 (5):1327-1338.
- [10] 梅新林. “新红学”的百年回望与启示 [J]. 红楼梦学刊, 2023 (4):147-169.
- [11] 温庆新.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J]. 中州学刊, 2024 (1):152-159. DOI:10.3969/j.issn.1003-0751.2024.01.019.
- [12] 叶苗, 王潇. 《红楼梦》在美国的大众传播与接受 [J]. 上海翻译, 2023 (2):79-84.
- [13] 李丹丹. 新媒体视域下《红楼梦》传播现状及规律 [J]. 红楼梦学刊, 2023 (5):276-298.
- [14] 金洁, 张祖瑞.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红楼文化旅游地建构与传播 —— 以正定荣国府为例 [J]. 旅游学刊, 2022, 37 (5):112-125.
- [15] 张婧磊. 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24-29.
- [16] 王霞. 西方文学中的创伤书写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1-3.

- [17] PIVIDORI C.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rauma Narratives: Liminality and the Ethics of Form edited by Susana Onega and Jean-Michel Ganteau [J]. ATLANTIS: Journal of the Spanish Association of Anglo-American Studies, 2016, 38 (2):241-247.
- [19] JAUSS H R.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 BAHTI T, 译.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30,79.
- [20]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169-170.
- [21]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M]. COSER L A, 译.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2-3,38-39.

"Are we all Xiangling?"

A study on the class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and media dynamics discussed in online comments

XIE Yanyan

(School of Education,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ng how online audiences interpret the character Xiangling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meaning production for classical texts within digital contexts. Through coding analysis of 730 online comments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two primary dimensions of online interpretation. First, users employ homophonic metaphors and historical associations to symbolize Xiangling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uma associated with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demonstrating a progress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pathway that progresses from individual empathy to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historical trauma recognition, and ultimately calls for action. Second,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niche-based dissemination have redefined how classical texts are consumed, exposing "creative reception" to risks of closed misinterpretations. These findings reveal

new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online media participat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lassical meanings,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ory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Xiangling; online reviews; reception aesthetics; historical memory